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岭南美术出版社

许
晓
生
编

HUA PIN
FANG CHUXIONG
D A N G D A I
GUOHUA DAJIA
ZUOPIN YANJIU

畫品
方楚雄



当代国画大家作品研究

岭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州

HUA PIN
FANG CHUXIONG
D A N G D A I
GUOHUA DAJIA
ZUOPIN YANJIU

畫

品

方



楚雄

畫

品

送





04	高格调的艺术 方楚雄的花鸟画 ART OF ELEGANT STYLE FANG CHUXIONGS FLOWER-AND-BIRD PAINTING 文/邵大箴
12	方楚雄的花鸟画艺术 THE FLOWER-AND-BIRD PAINTING OF FANG CHUXIONG 文/迟轲
22	关爱自然生命 CARING FOR NATURAL LIFE 文/郎绍君
42	平常心 PEACEFUL MIND 文/林塘
50	溯源 汇流 精思 方楚雄的花鸟画创作与教学 TRACING, SUMMARISING AND PONDERING CREATION AND TEACHING OF FLOWER-AND-BIRD PAINTING BY FANG CHUXIONG 文/薛永年
65	年表 CHRON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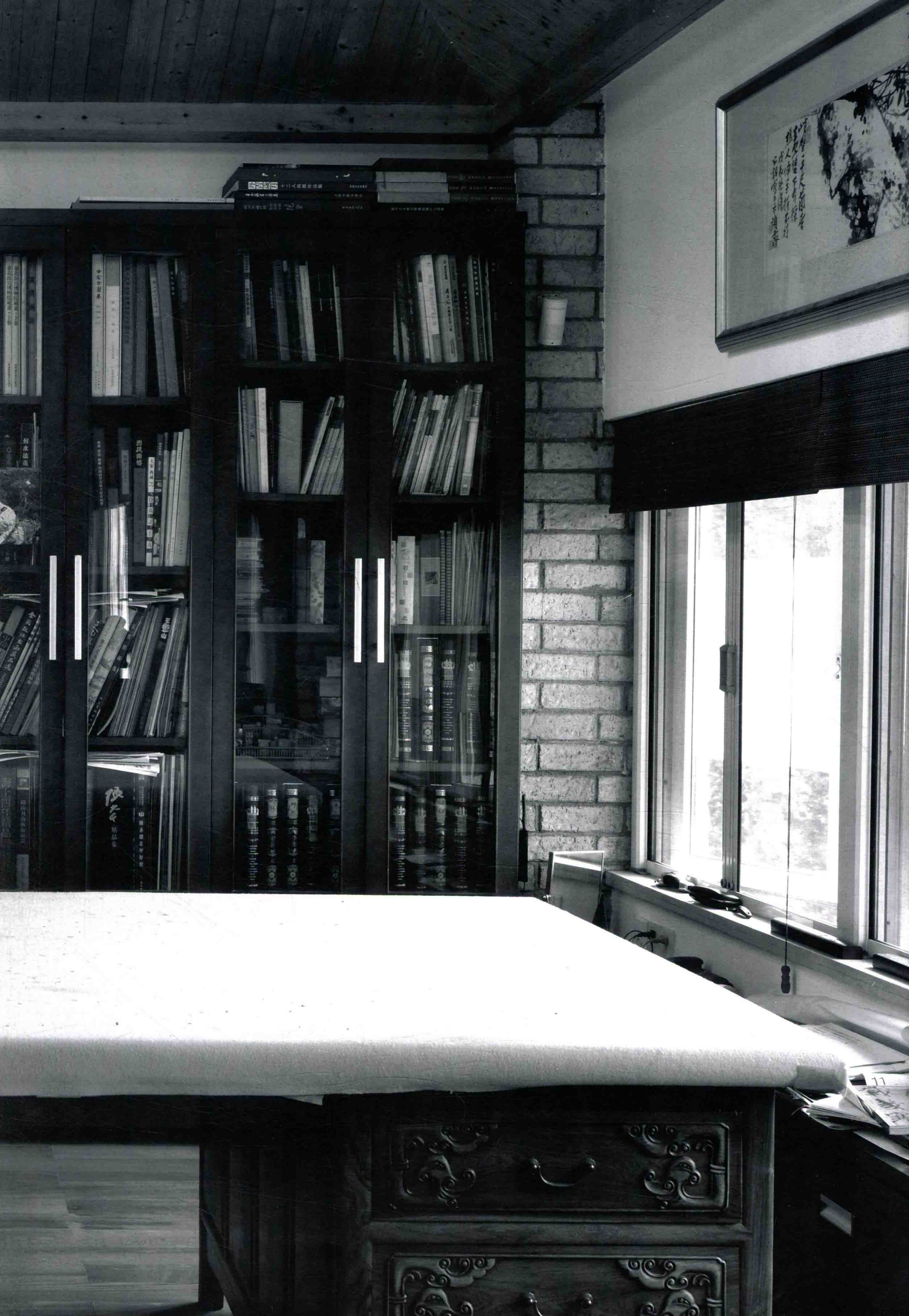
Fang Chuxiong

方楚雄

1950年生于广东汕头。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1997年被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97中国画坛百杰”。2004年荣获“黄宾虹奖”及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奖”。2010年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广州美术学院“德艺双馨杰出教师奖”、“教学科研创作突出成果奖”。2011年荣获“广东省高校教学名师奖”。







高格调的艺术

方楚雄的花鸟画

ART OF ELEGANT STYLE

FANG CHUXIONGS FLOWER-AND-BIRD PAINTING

文/邵大箴



画，贵在雅俗之间。太雅，曲高和寡，不仅大众难以接受，而且可能会失之于纤细、柔弱；过俗，缺乏应有的艺术品格，表面上迎合了大众的趣味，实际上低估和轻视了群众的欣赏水平，最后还会失掉群众。雅与俗是艺术品格的一对范畴，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俗话说“大俗大雅”，“俗”得有格调、有品位，如许多民间艺术品，反而成为“大雅”的。此外，艺术史告诉我们，格调高的艺术同样能得到群众的认可。艺术家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是一件大有学问的事，值得专门研究。我以为，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艺术家本身的修养，是他对艺术规律和原理的认识和把握。有修养的艺术家，必然尊重大众的欣赏趣味，又用自己的创造才能去提高群众的审美趣味。王朝闻先生曾经用“适应是为了征服”来说明艺术创造与艺术欣赏、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艺术原理，可惜现在为很多艺术家所忽视。有人陶醉在艺术小天地中，不顾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更有人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失去自控能力，掉入“媚俗”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我之所以在讨论方楚雄作品时写了上面这段话，因为我觉得他在追求艺术个性、追求高格调时保持着雅俗共赏的可贵品格。这位艺术家在十分勤奋地从事创作实践的同时，努力研究艺术创造规律，思考艺术的社会作用、艺术与大众的关系这些问题。他有坚定的艺术信念，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虚心向自然学习，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美感；向群众学习，体会大众的审美心理。他在这个基础上创造美，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他潜心钻研艺术本体问题，锲而不舍地锤炼自己的艺术技巧。几十年来，方楚雄的花鸟画创造不断有所拓展，个性风格不断完善，他的画具有清新、高雅的艺术格调，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受到群众的欢迎。

忠实于自我，坦诚地显示自我，不雕饰、不做作，是方楚雄为人处事和艺术创造的一大特色。他之所以专攻花鸟和走兽翎毛，是由他平和、诚实、热爱生命的天性所驱使，艺术实践不断提示和引导他如何去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他对自己描绘的对象充满着感情，他在花鸟、走兽身上首先看到和感受到的是生命，是大自然奇异造化的一部分。他以与它们交流感情的方式在写它们的形态和神态。我们阅读方楚雄的作品，与其说是在欣赏他笔下美好、生动的花鸟与动物，毋宁说是陶醉和沉浸在他的艺术态度与心境之中。

方楚雄有坚实而全面的绘画功底，他受过传统国画和学院写实造型两方面的艺术训练。“融合中西”是20世纪以来的大潮流，许多从事

中国画创作的人都为之勤奋地摸索、探求，而要在探索中取得成绩，除了要熟练地掌握两种绘画技巧外，更要有一种自觉的艺术理想，那就是在这种融合中坚持以本民族传统为基础，追求创造成果的民族特色，而不是把两者机械地结合，更不是把中国画改造成西洋画。方楚雄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人画的优点及其不足，懂得如何在坚持发扬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地从西画中吸收营养，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这当然与他受海派（他的启蒙老师岭南名家王兰若先生毕业于上海美专，是绘画的多面手）和岭南画派的影响有关，也更与他个人的气质及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审美理想有密切的联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国画遗产中明清写意文人画和唐宋写实传统均做过潜心研究，他似乎要打通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意象的界限，将它们熔于一炉。我觉得，在方楚雄的作品中有写实绘画的具体与生动，有写意文人画的飘逸与潇洒，有来自于生活的质朴与自然，有乡土气息，更有来自他个性的平实和俊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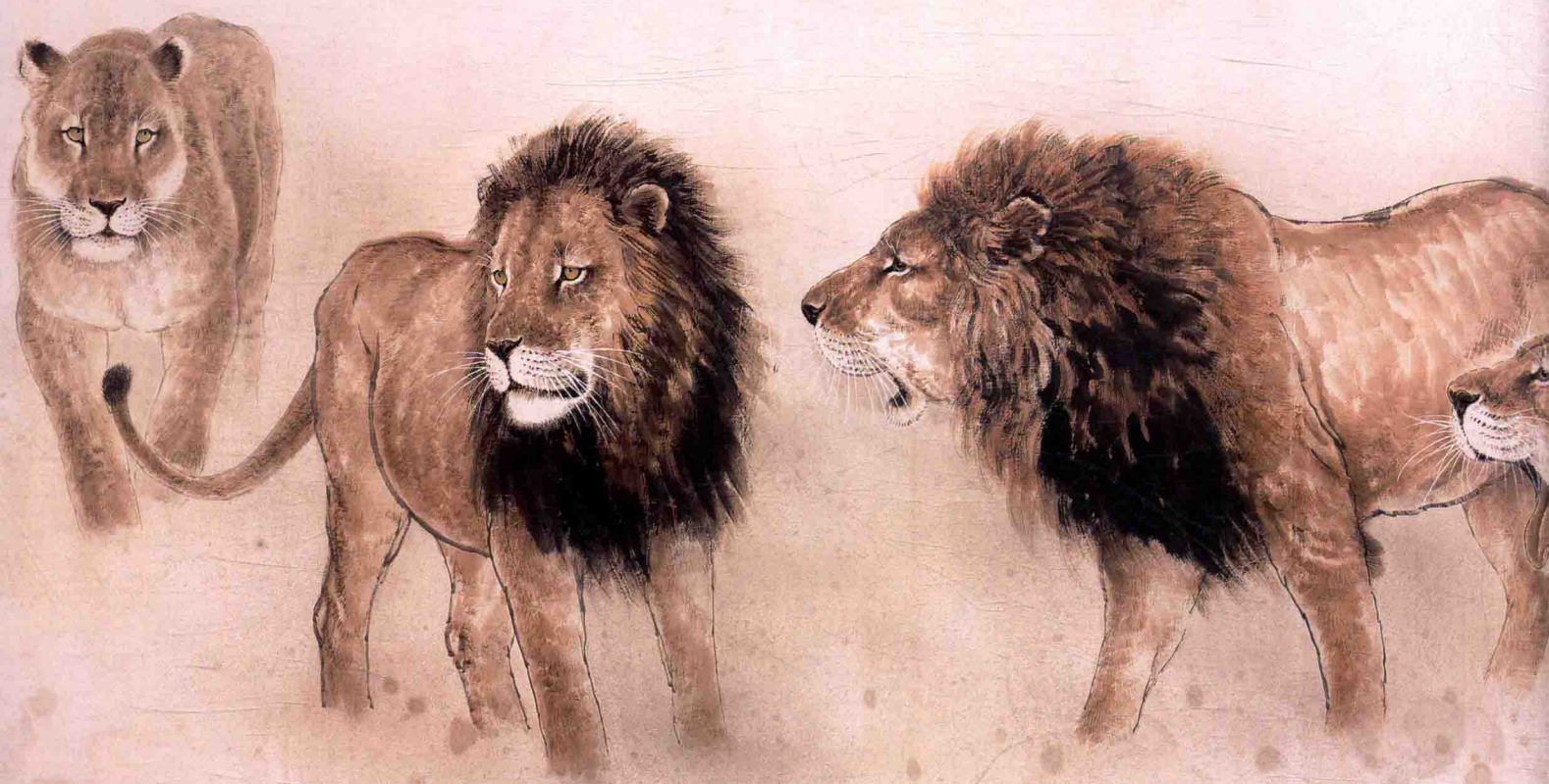
绘画创造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不可或缺：创造性劳动的难度与心灵的领悟力（即灵性）。没有适当劳动难度的绘画创作，肯定是浮浅和空洞的；没有灵性的绘画，只能是机械的制作行为。方楚雄对绘画艺术有很强的领悟力，但他不以此为满足，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他是一位诚实的劳动者，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艺术创作。这反映在他创作的各个方面。他始终坚持写生，认真研究客观自然。他的每件作品都有缜密的构思，从局部到整体都有周到的艺术处理。他通过肯定而有力的勾勒、反复而适当有度的皴擦渲染，淡雅、别致的色彩和饱满、生动的构图，创造出有别于传统、具有独特品格的花鸟艺术。

当前中国画创作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干扰。一是来自外部的：一些不懂得艺术规律、不懂得中国画创作原理的人，攻击中国画是“手工劳动”，是“传统的重复”，是“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艺术。对于这一类言论，我认为不必大惊小怪，艺术真理有个自我显示的过程，人们对事物，尤其是对有深厚文化渊源的中国画艺术，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假以时日，中国画定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承认。二是来自中国画内部的：艺术走向市场刺激和促进着中国画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有些艺术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如何控制自己和保持应有的艺术品位，一味满足市场的需求，使中国画的俗化趋势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批像方楚雄这样诚实的艺术家坚守阵地，用自己高品位的艺术创造来弘扬中国画优秀传统，是非常重要的。方楚雄杰出的艺术，除了它自身的价值外，还有这一层意义。

天地双雄
186 cm×144 cm
纸本设色
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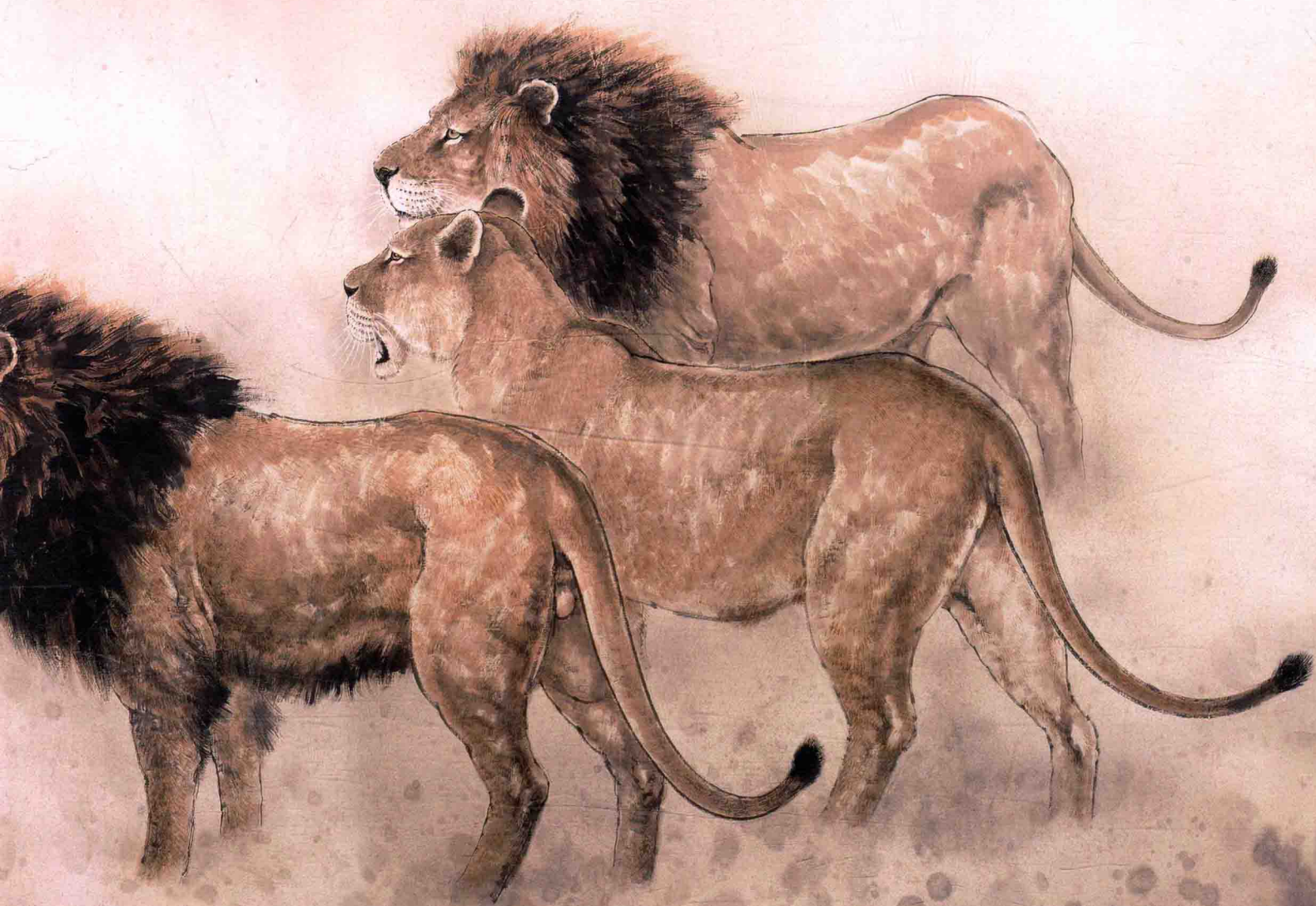




目極煙沙草
 帶霜天寒
 歲暮景蒼
 茫明代
 千禧年
 秋雅雅
 又題
 樹木何
 蕭瑟
 北風
 聲正悲
 熊黑
 對我蹲
 獅虎
 夾路啼
 溪谷
 少人民
 雪落
 何齊
 三國曹操
 苦寒行詩
 改其十一字
 驚雷
 奮兮
 震萬
 里
 威凌
 宇宙
 兮動
 四海
 晉傅玄
 驚雷歌
 公元二十
 年十月
 於廣州
 美院

雄風奇氣有威儀
領首山林何足奇
敢向蒼穹爭座位
熊虎豹象誰敢比

庚辰年長夏
修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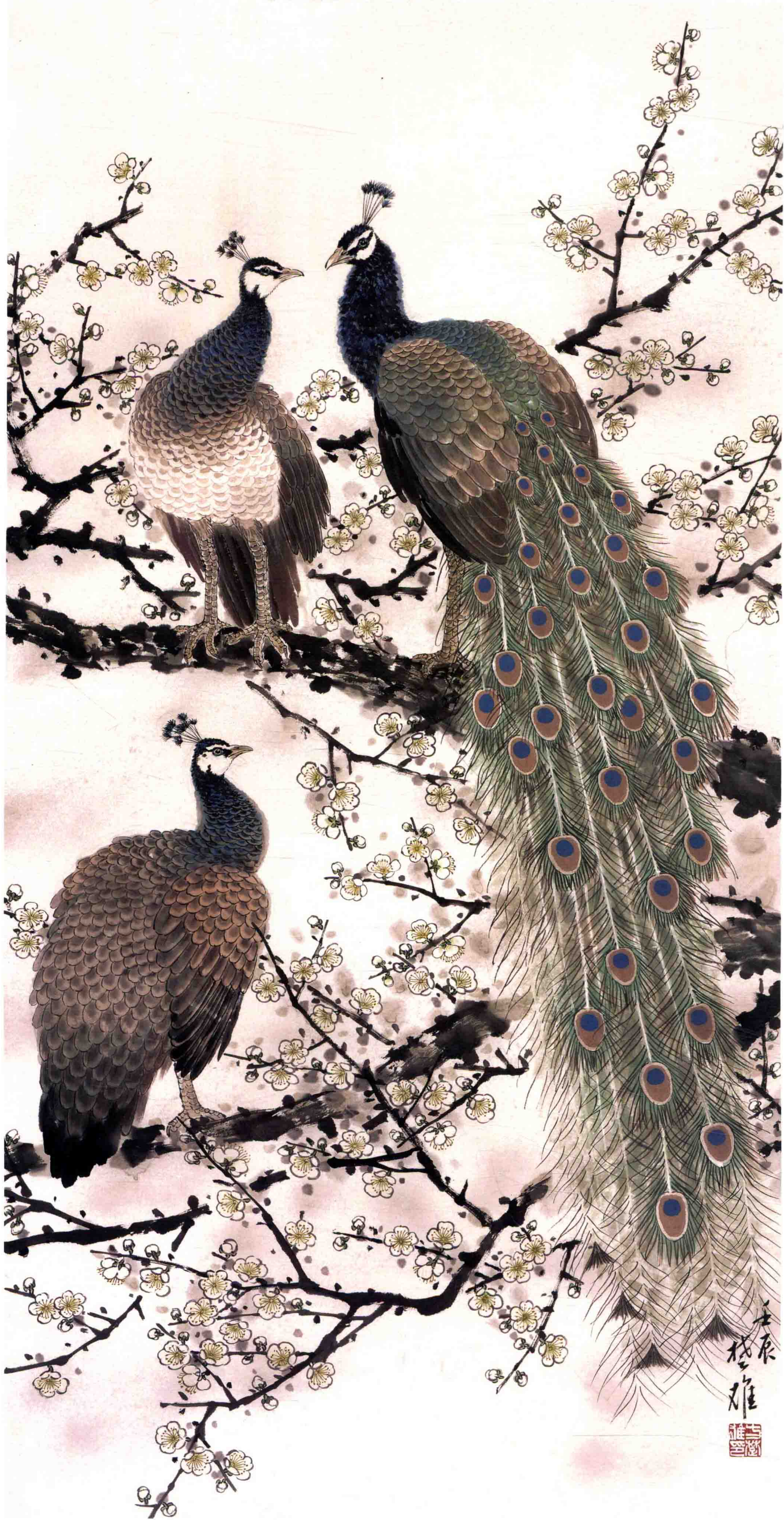
威武英雄霸王
鞭雄風
扑面震
山震自
有溫聲
情深時
劍客
山中
意綿
錦明紅
詩句
画

意绵绵
178 cm×97 cm
纸本设色
2005年



壬辰
雄
雅





梅林集珍
137 cm x 70 cm
纸本设色
2012年



一团和气
137 cm x 69 cm
纸本设色
2012年



方楚雄的花鸟画艺术

THE FLOWER-AND-BIRD PAINTING OF FANG CHUXIONG

文/迟轲

王安石曾写《伤仲永》以警戒世人：勿以“神童”之誉造成幼小的天才过早地萎谢。生活中当然也有例外。拉斐尔前派的创始者之一的密莱斯九岁获素描银奖，被视为“神童”，日后终成大器，其关键在有“自知之明”，在于“自强不息”。

方楚雄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他八岁赴省城集会，当众表演大写意，“笔落惊四座”。由此，在报章上他的名字就常和“神童”联系在一起。但方楚雄自己却很不喜欢“神童”的称号。大约很早他就深知：真正的艺术成就，仅靠一点天赋的聪慧是绝对不够的。他不善辞令，温厚持重，而在艺术上却有很高的悟性。一经确定自己的艺术理想，即勤奋不息地吸收多方面的滋养，开创自己的艺术道路。他很少由于左摇右摆随风转向而抛废时光枉耗精力。

方楚雄所追求的艺术理想就是：雅俗共赏。

正如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大多善于“深入浅出”。当然，所谓“雅俗共赏”是因时代、条件之不同而具有多种层次和不同品类的；我们可以说《红楼梦》是“雅俗共赏”的，也可以说《史记》是“雅俗共赏”的。

方楚雄的绘画是亲切宜人的，是格调高雅的；并且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艺术风貌。但一切真正的创造都离不开相应的传统和艺术渊源。他最初所受的影响是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上世纪初兴起的这两个画派，都是要打破因袭保守的积习，追求“雅俗共赏”的新境。他幼年在故乡的启蒙老师刘昌潮、王兰若都曾在上海攻研国画。方楚雄不仅从他们那里学习了坚实的笔墨技巧，而且领会了上海画派的革新精神。任伯年多变的表现技巧，吴昌硕泼辣的生命力都给他以启迪；如果我们细察方楚雄的画艺，还可以发现他从更早一些虚谷的花鸟画艺中汲取了某些独特的笔法和“隽雅鲜活”的风致。

入广州美院以后在黎雄才、关山月等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方楚雄又对

月下浓情
69 cm×69 cm
纸本设色
2012年